

《卫报》国际团队倾情奉献



THE SNOWDEN FILE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Wanted 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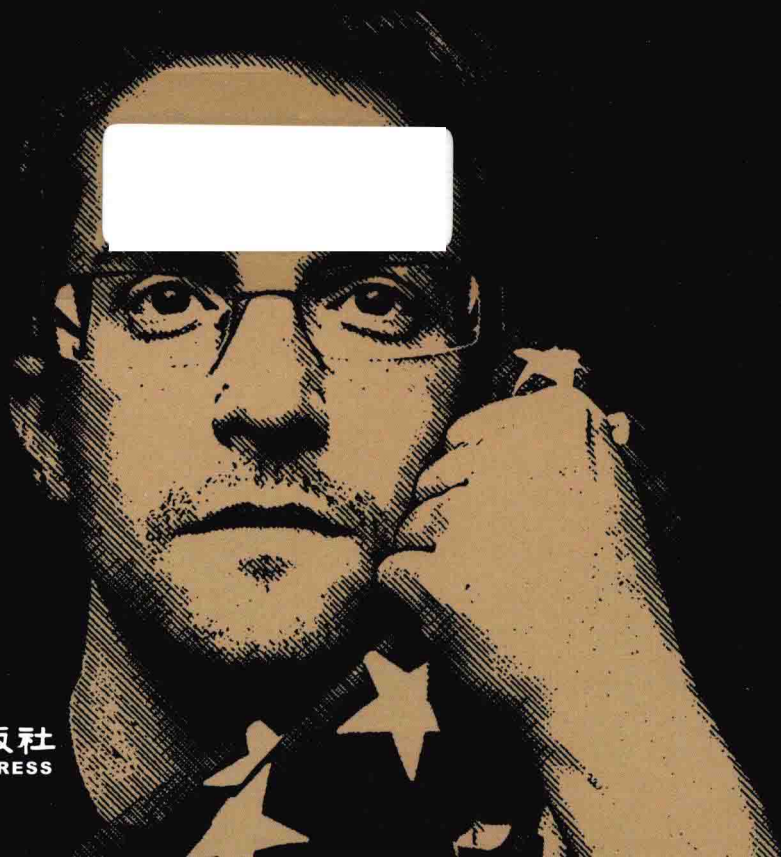
斯诺登 档案

世界头号通缉犯的内幕故事

[英] 卢克·哈丁
Luke Harding

著

何星 周仁华◎等译
高金虎◎审校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修订版

THE SNOWDEN FILE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Wanted Man

斯诺登档案

世界头号通缉犯的内幕故事

[英] 卢克·哈丁
Luke Harding 著

何星 周仁华等译
高金虎等校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诺登档案：世界头号通缉犯的内幕故事 / (英) 卢克·哈丁 (Luke Harding) 著；何星等译。—修订本。—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9

书名原文：The Snowden File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Wanted Man
ISBN 978-7-5155-1368-3

I. ①斯… II. ①卢… ②何… III. ①间谍—情报活动—美国 IV. ① 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9684号

THE SNOWDEN FILE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Wanted Man by Luke Harding
First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by Guardian Books and Faber and Faber Ltd.
Copyright © The Guardian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2016 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授权，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斯诺登档案

SINUODENG DANG'AN

作者	[英]卢克·哈丁
译者	何星 周仁华 李广才 花爱萍 孙志明
审校	高金虎
责任编辑	朱策英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295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2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55-1368-3
定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100102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64271423
投稿邮箱	gwpbooks@yahoo.com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爱德华·斯诺登是历史上最非凡的揭露者之一。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能大批地将世上最强大情报机构的绝密文件搞到手，并公之于众，而他偏偏干出了这一惊天壮举……曾被西方国家吹嘘为“保证个人自由、民主的力量”的技术手段，现在正被改造成实施监控的机器。

开场 接头 /003

一切皆始于一封邮件：“我是情报界的一名资深成员……”没有名字，没有职务，没有细节……他是谁？这位线人对自己讳莫如深。他是一个无形的存在、一位在线的幽灵，甚或仅仅是个虚构的人物。

1 “真实的呼哈” /013

“真实的呼哈”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守口如瓶，但他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尽管并未取得过什么学位，但他却有着惊人的电脑知识。他似乎把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网络上，随后自学成才。

2 公民抗命 /033

斯诺登的新岗位是国家安全局的系统管理员。这份差事让他接触到了大量的秘密资料。大部分情报分析人员看到的材料比他少得多。然而，他该如何联系上记者？靠发普通邮件是不可能的，亲自见面又很困难。



3 线人 /051

这个神秘来信人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他让格林沃尔德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 PGP 加密软件。安装完毕并执行后，该软件可以让双方在网上进行加密聊天。这位线人并未解释采取这一奇怪措施的原因。

4 “迷宫” /071

国家安全局的使命是从全球各地搜集信号情报，包含一切电子信息：电台、微波、卫星信号以及互联网通信。这种秘密监控完全是在被监控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该局在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美国使馆以及其他各处，都设有监听站。

5 屋中人 /083

斯诺登在门缝处堆起枕头，以阻止任何人从走廊偷听；门两侧枕头都堆成柱状，贴着门底也堆了一层……离开房间，每次都用到一种经典的间谍技巧，并根据亚洲环境做了改进。他将一杯水放在门后，旁边是一张纸巾，上面用酱油画了一个独特标记。

6 独家新闻！ /095

在香港那头，斯诺登和格林沃尔德也坐立不安。他们怀疑《卫报》能否放心大胆地将报道发表。格林沃尔德表示，如果《卫报》犹豫不决，他就自行发表，或将这份独家新闻拿到别处发表。时间正在流逝。斯诺登随时可能被抓获。

7 世界头号通缉犯 /115

斯诺登准备录制他的第一次公开采访。这一刻他要把自己介绍给全世界，并坦诚——更确切地说，是骄傲地供认——自己就是国家安全局泄密案背后的线人……斯诺登身份现已暴露，他成了世界头号通缉犯。追捕已经开始。

8 无时无刻不监控 /125

而当斯诺登对震惊的香港记者说，相比美国国家安全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

是更恶劣的侵犯者……正在启动一个新项目，来“开发移动设备”，最终目标是，“实现在任何时段和任何地点对任何手机的监控”。

9 你们都玩够了 /137

“……你们没有必要再刊登更多的文章。我们不能让这种材料滴滴答答不停地流入公共领域。”英国政府竟然强迫一家大型报社砸碎了自己的电脑。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掺杂着闹剧般的滑稽和斯塔西的铁腕。事实上，这并非英国官方高压手段的最高潮。高潮还没有来到。

10 不作恶 /157

美国国家安全局最初的使命是搜集对外情报，但它似乎离最初的目标已经渐行渐远……现在，它正在大量搜集国内通信信息。在这个“大数据”的新时代，该机构的情报监控从具体变得包罗万象，从面向国外变成了斯诺登所说的“无所不知、全自动、大规模的监控”。

11 航班 /173

在地面上，当美国官员发现斯诺登已经摆脱了他们布下的网，正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时，一场国际大混乱即刻上演了。这个混蛋竟然脱身了！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来说，香港政府貌似有理的尊重法律的解释简直是在污辱美国。

12 狗屎风暴！ /201

美国不仅监视着外国政要，也在监视所有平民百姓……“斯诺登事件”让个人计算机革命戛然而止。那些在意隐私的人重回“前互联网时代”。打字机、书面笔记以及秘密会面再次时兴起来，信鸽的回归当然只是个时间问题。

13 储物间 /221

正是从这里，《卫报》在其伦敦的报道被迫停止之后，开始与《纽约时报》合作，继续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相关文件。这是在美国国土之上，在这里工作意



味着《卫报》的记者们享有他们在伦敦不曾享有的权利：他们的报道将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

14 迁怒信使 /239

军情五局明知米兰达不是恐怖分子，却援引附件7的条款来拘捕他，这是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那些当初为了公共利益而报道“斯诺登事件”的记者们，面临了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惴惴不安的时刻。现在看来，他们被当作了嫌疑犯。

尾声 流亡 /261

斯诺登就这样留在了莫斯科。如果他试图离开，那就等同于放弃避难身份。不管他喜不喜欢，他现在是俄罗斯联邦的客人，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俄罗斯联邦的俘虏。没有人知道，他的流亡生活会持续多久。几个月？几年？还是几十年？

致谢 /267

英汉对照表 /268

序

爱德华·斯诺登是历史上最非凡的揭露者之一。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能大批地将世上最强大情报机构的绝密文件搞到手，并公之于众，而他偏偏干出了这一惊天壮举。

他的能耐可谓前无古人。到现在为止，哪怕最新潮的电脑专才，都不会想到，他是如何将相当于多个图书馆的电子文献资源弄到手的。那可是上万份的文件和上千万字的信息，而且都存放在有三重防护措施的文件柜和保险柜里。

他的动机也很了得。他着手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盟友的真实勾当。但目前的种种证据表明，他对金钱没有兴趣，尽管他大可以将文件卖给外国情报机构，以换取上千万美元。他也并不持有左翼、马克思主义或诸如此类的思想，否则，美国人会认为其“非我族类”。相反，他是一位积极拥护美国宪法的热心人。跟许多“黑客活动家”一样，他也是自由派政客罗恩·保罗的忠实粉丝，而后者的观点比很多共和党人的观点更为右倾。

斯诺登曝光的内容非常重要。他的爆料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由于“9·11”恐怖袭击在美国造成的政治恐慌，情报机构开展电子窃听的办法已经大为失控。

由于放松了法律监管，在确保美国安全这一念头的驱使下，美国国家



安全局和它的英国小伙伴——政府通信总部^[1]——秘密勾结掌握硬件控制权的互联网巨头和电信巨头，动用各种技术手段来“管控互联网”。“管控互联网”是他们的说法，不是我们的。民主式监管在保密的旗号下遭到压制，变得模糊且明显不够充分。

结果，全世界都遭到监视。谷歌、Skype、移动电话、GPS、YouTube、Tor^[2]、电子商务、网上银行等所有技术手段，曾被西方国家吹嘘为“保证个人自由、民主的力量”，现在正被改造成实施监控的机器。其规模之空前，恐怕连《一九八四》^[3]一书的作者乔治·奥威尔都会为之瞠目。我很荣幸，《卫报》是最早发表斯诺登泄密事件的自由新闻报纸之一。在合理尊重个人安全和保护真正敏感的情报资料前提下，我们视“打破保密禁忌”为己任，而这也是斯诺登所希望的。

我很自豪我们这样做了。现在这一事件已经在全世界引发了激烈讨论，人们为此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美国、德国、法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在对美国毕恭毕敬的英国都是如此。由于英国的法律骚扰，《卫报》最终是在相对安全的纽约分部曝光上述事件的。我想本书读者一定明白，为什么英国迫切需要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那样的法律和精神。这样的法律可以保护新闻自由，而我们所有人都赖此获得保护。

艾伦·拉斯布里杰

《卫报》总编辑

2014年2月于伦敦

[1]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GCHQ)，亦译作（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国家通信总局等。它是英国信号情报机构，与军情五局（安全局）和军情六局（秘密情报局）并称为英国三大情报机构。其前身为政府密码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称布莱奇利庄园（Bletchley Park），1946年改为现名。——编者

[2] Tor (The Onion Router)，一种路由器，采用的是第二代洋葱路由（onion routing）技术，用户通过其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匿名交流。最初该项目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资助。——编者

[3] *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小说创作于1948年，出版于1949年。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未来极权主义社会——对公民的监控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译者

开场 接头

香港 弥敦道
美丽华酒店

2013年6月3日 星期一

“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我说的每句话，我做的每件事，跟我谈话的每一个人，我的一切创意，我的爱情和友谊的表达，这所有一切都被记录。”

——爱德华·斯诺登



一切皆始于一封邮件：“我是情报界的一名资深成员……”没有名字，没有职务，没有细节……他是谁？这位线人对自己讳莫如深。他是一个无形的存在、一位在线的幽灵，甚或仅仅是个虚构的人物。

他们之前约定了接头暗号，线人手里会拿着一个魔方……

他，29岁，名字叫爱德华·斯诺登。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他的工作单位在太平洋岛屿夏威夷的库尼亚，那是国家安全局的地区行动中心。两周前，他辞去了工作，跟女友分了手，告了别，然后偷偷登上飞往香港的航班，随身带了4台笔记本电脑。他带出来的东西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情报泄密。

他说，国家安全局在秘密开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大规模电子监控，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类似行动。白宫不仅在监听它的敌人，也监听其所谓盟友，还监听着千千万万美国公民的私人通信。

硅谷的几乎所有企业都跟国家安全局有瓜葛，包括谷歌、微软、Facebook，甚至乔布斯的苹果公司。

但国家安全局的终极目标似乎远不止于此：它们要做的，是从任何地方搜集任何人的任何资料，并将之无限期地储存。

当斯诺登坐在香港美丽华酒店的房间里，打开开关，启动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显得非常平静。他信念坚定、内心坚如磐石，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

一切皆始于一封邮件：“我是情报界的一名资深成员……”

没有名字，没有职务，没有细节。就这样，《卫报》驻巴西分社的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开始了与这位神秘线人的通信。他是谁？这位线人对自己讳莫如深。他是一个无形的存在、一位在线的幽灵，甚或仅仅是个虚构的人物。

不管怎么说，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在此之前，国家安全局从未发生过如此重大的泄密事件。谁都知道，位于华盛顿特区附近米德堡军营的国家安全局，这个美国最大的情报搜集机构，可是个密不透风的地方。国家安全局的职能本身就是个秘密。这里从没走漏过消息。正如华盛顿官场的俏皮话所称，“NSA 嘛，那不就是‘无此机构’（No Such Agency）的简称吗？”

然而，这位奇怪的线人似乎真能接触一些绝密的文件。他给格林沃尔德发来了一些高密级的国家安全局文件样本，这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格林沃尔德。这位幽灵如何这么轻松地窃得这些机密，人们不得而知。假如这些文件是真的，那它们似乎会揭开一个可能对全球造成重大影响的秘密。这些文件表明，白宫不仅在监听它的敌人（如坏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和俄罗斯人），也不仅监听其所谓盟友（如德国和法国），还监听着千千万万美国公民的私人通信。

和美国沆瀣一气，开展这一大规模窥探行动的，还有英国。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英国同行，政府通信总部的基地深藏在英国偏远的乡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美之间紧密的情报共享关系就已经起步。在那些刻薄一点的人看来，英国就是美国的一条可靠的哈巴狗。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文件



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为英国耗费上千万美元的监控行动买单。

于是，格林沃尔德决定，要见见这位“深喉”^[1]一样的线人。后者答应会提供更多爆料，但要求格林沃尔德从他在里约热内卢的家，飞往万里之遥处于共产党中国管理下的香港。对这个接头地点，格林沃尔德有些困惑：难道这位线人是资深驻外官员吗？

接头地点被安排在九龙的美丽华酒店，那是一座位于旅游区中心地带的、高雅的现代建筑，去往那里需要先从香港岛乘一小段出租车到达天星码头。陪同格林沃尔德前往的是劳拉·珀特阿斯。她也是美国公民，是一名纪录片制作人，还是一位出了名让美国军方非常棘手的人物。她一直在扮演“红娘”的角色，是第一个促使格林沃尔德关注这位“幽灵”的人。

线人小心翼翼地给两位记者指示行动。他们要在酒店的一个车辆行人较少但也不完全隐蔽的地方碰头，旁边有一个大大的塑料鳄鱼。他们之前约定了接头暗号，线人手里会拿着一个魔方。哦，他的名字叫爱德华·斯诺登。

这位神秘的谈话人，看起来是位经验老到的间谍，而且可能还有点演戏的天分。格林沃尔德对他的全部认知，都指到了一个方向：他是一位满头白发的情报界“老兵”。格林沃尔德说，“我当时认为，他一定是一位很上了点年纪的官员”。他极有可能60岁开外，穿亮金色扣子的蓝色运动上衣，头发花白且有些脱发，着一双实用的黑皮鞋，戴眼镜，系一条社团领带……格林沃尔德头脑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形象。或许他是中央情报局驻香港的情报站头目。眼看着，他们的任务就要开始了。

尽管想象压根就是错误的，但它却来源于两条线索：一是线人似乎能够接触到只有特权人物才能接触的绝密等级文件；二是他的政治分析显得非常老练。在发送第一批秘密文件的同时，他一起发来了他的个人声明，

[1] Deep Throat，是“水门事件”中为记者提供重要资料的人。197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依据线人“深喉”的消息，揭开了“水门事件”的内幕，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下台。事后，这两名记者一直拒绝透露线人的身份，《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西蒙斯引用了当时一部知名色情电影《深喉》的片名，作为这位爆料者的化名。——译者

交代了他做这件事的动机：他要揭露此种“未经怀疑就监听”状态都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声明认为，监听人民的技术已经远远脱离了法律的制约，有意义的监督已经不再可能。

这位线人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野心之大非同寻常。在过去10年间，来往于各大洲的数字信息急剧增长，甚至可用“爆炸式”增长来形容。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局偏离了其原本负责搜集外国情报的任务。现在，它在搜集每个人的数据，并加以储存。其中既包括美国国内数据，也包括国外数据。线人说，国家安全局在秘密开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大规模电子监控，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类似行动。

两人提前来到了指定的那只塑料鳄鱼旁边。他们坐下来，开始等待。一时间，格林沃尔德脑海里想的都是，在中国文化中，鳄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意义。他对此并不确定。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线人没有现身。真是奇怪。

如果初次会面未能成功，那么按计划，他们要在同一天早上晚些时候，再次回到这个不知名的走廊，其间需要往返于美丽华酒店内陈设华丽的商场和一家餐厅之间。格林沃尔德和珀特阿斯回到那里，开始了第二次等待。

随后，他们见到了他，这是一位面色白皙、四肢修长、神色紧张的小伙子，年轻得出乎预料。格林沃尔德为之愕然，在他面前，分明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他穿着白色T恤和牛仔裤，右手握着一枚打乱了色彩的魔方。有没有搞错？格林沃尔德回忆道：“他看起来差不多只有23岁。我当时完全给弄懵了。一切太不合情理了。”

那位年轻人，如果他的确就是线人的话，曾经发送加密指令，告诉他们，如何验证初次的见面：

格林沃尔德：餐厅什么时间开放啊？

线人：12点钟。但别去那个地方，那里的东西不好吃……

交换接头暗号的过程感觉有点好笑。格林沃尔德紧张地说出台词，努



力想要摆出严肃的表情。

随后，那人简单地说道：“跟我来！”三人一言不发地朝着电梯走去。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有些旁若无人。他们乘电梯上了二楼，跟随这个手握魔方的人，来到 1014 号房间。他用门禁卡开了门，一行人进入房间。格林沃尔德回忆说：“门一开，我就跟着走了进去。”

任务就已经够怪诞了，但现在却又让人有“瞎子点灯白费蜡”的感觉。这位身材瘦小书生气十足的小伙子，显然过于稚嫩，他怎么可能接触到超敏感文件呢？格林沃尔德猜测，乐观而言，他可能会是那位线人的儿子，或是他的私人助理。否则，这次碰头就不过是浪费时间，不过像是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笔下的科幻小说中的场景。

4 个月以来，珀特阿斯一直跟那位线人保持着秘密通信。她感觉，自己是了解这位线人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熟悉这位线人在网上的样子的。她也在努力调整自己的认知：“当我看见他那么年轻的时候，我都差点晕过去了。我足足花了 24 小时的时间，才让我的脑子转过来。”

然而，这一整天时间斯诺登都在讲述他的故事。他说，他 29 岁，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他的工作单位在太平洋岛屿夏威夷的库尼亚，那是国家安全局的地区行动中心。两周前，他辞去了工作，跟女友分了手，告了别，然后偷偷登上飞往香港的航班，随身带了 4 台笔记本电脑。

这些电脑都经过重重加密。但正是通过这些电脑，斯诺登得以从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内部服务器接触到秘密文件。那可是数以万计的文件，多数都盖有“绝密”印章。其中一些标有“1 级绝密”，那是英国人使用的，其密级比“绝密”更高，即超高密级的截获材料；还有一些甚至标有“2 级绝密”，基本上算是最高等级的密级文件了。除了有限范围的安全官员外，没有人见到过这种类型的文件。斯诺登表示，他带出来的东西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情报泄密。

格林沃尔德注意到，房间里堆放着好几天来酒店上门服务后遗留下来的残物，包括托盘、遗弃的面条碗和用过的餐具。斯诺登说，自从两周前他以真实姓名入住美丽华酒店以来，他只出过三次门。他坐在床上，一边

回答格林沃尔德连珠炮似的提问：你曾在哪里工作？你在中央情报局的老板是谁？为什么……？格林沃尔德的信心面临着极大挑战，他在《卫报》的编辑同事同样如此。然而，如果斯诺登所言不虚，那中央情报局别动队（SWAT team）就有可能随时闯入，没收电脑，并把他抓走。

渐渐地，他们感觉到斯诺登不会有假。他的话很可能是真的。他充当揭露者的理由也足以让人信服。斯诺登清晰、令人信服、冷静地解释说，他是一位系统管理员，这份工作意味着：他对国家安全局不同寻常的监控能力有难得的总体认识，对国家安全局的黑幕了如指掌。

他说，国家安全局能够监听总统以下的任何人。理论上，这个间谍机构应该只收集外国目标的信号情报，但实践中，那只是个玩笑。斯诺登告诉格林沃尔德：国家安全局搜集了上千万计美国公民的兆亿量的元数据^[1]；它未经授权或认可，便搜集和储存他们的电话录音、电邮标题和文件主题行；在此基础上，它可以完整构建某个人生活的电子档案，包括其朋友、爱人以及喜怒哀乐等信息。

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联手，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连接全球的海底光缆上秘密加装了拦截器。这就使得美英两国能够读取全世界很多的通信。秘密法庭强迫电信供应商提交数据。另外，斯诺登指出，硅谷的几乎所有企业都跟国家安全局有瓜葛，包括谷歌、微软、Facebook，甚至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国家安全局声称它能够“直接进入”这些技术巨头的服务器。

斯诺登说，在获取空前膨胀的监控权的同时，美国情报界还力图隐瞒其活动的真相。要是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就国家安全局的计划问题刻意在国会撒谎，那他可就犯下了重罪。国家安全局公然违背美国宪法、侵犯公民隐私权。它甚至在保证银行支付安全的网上加密软件中偷偷地添加了后门程序，从而弱化了该系统的性能。

按照斯诺登的说法，国家安全局的行为就仿佛是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情节的翻版。这种举动在奥尔德斯·赫胥黎^[2]或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中同

[1] metadata，一种描述数据及其环境的数据。其本质就是“关于数据的数据”。——编者

[2] Aldous Huxley (1894—1962)，又译作阿道斯·赫胥黎，英国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1932年



样依稀可见。但国家安全局的终极目标似乎远不止于此：它们要做的，是从任何地方搜集任何人的任何资料，并将之无限期地储存。这是一个转折点，看起来隐私将会灭绝。互联网曾是人们展现个性、表达心声的平台，但如今却遭到这家间谍机构的劫持。斯诺登使用了“全景监狱”一词，那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法典编纂家杰里米·边沁^[1]创造的一个重要词汇。它描述的是一个特创的圆形监狱，看守可以随时看到犯人的情况，而犯人却并不知道自己处在监视之中。

斯诺登坚称，这就是他舍命弃职，决定公开国家安全局秘密的原因。他告诉格林沃尔德说，他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我说的每句话，我做的每件事，跟我谈话的每一个人，我的一切创意，我的一切爱情和友谊的表达，这所有一切都被记录”。

在随后几周内，斯诺登的声明会引发一场世纪大辩论，激怒白宫和唐宁街。并且，因为斯诺登悄悄溜出香港，试图申请避难拉丁美洲，最后却滞留在了普京统治下的莫斯科，还将引发一场国际关系的大混乱。

在欧美国家，人们围绕“安全与公民自由、言论自由与隐私的适当平衡”这个话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但是在詹姆斯·邦德的老家英国一开始却鸦雀无声。尽管在美国政治里，右翼自由派和左翼民主派之间历来存在一种狂热的两极对立，但此时他们却都联合起来，对斯诺登表示支持。甚至奥巴马总统也坦承，这场讨论早该来临，并需要就此进行改革——尽管这一切并未能阻止美国当局注销斯诺登的护照，指控他犯了间谍罪，要求俄罗斯把他交还美国。

记者们争相报道斯诺登的故事，这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戏剧性的麻烦，包括法律、逻辑以及社论方面的麻烦。这场纷争将一家著名报纸和它的全球性网站，以及几家媒体联盟推到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一些人的对立

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这部作品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代表作，影响深远。——译者

[1] 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和动物权利的宣扬者而闻名于世。他还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译者